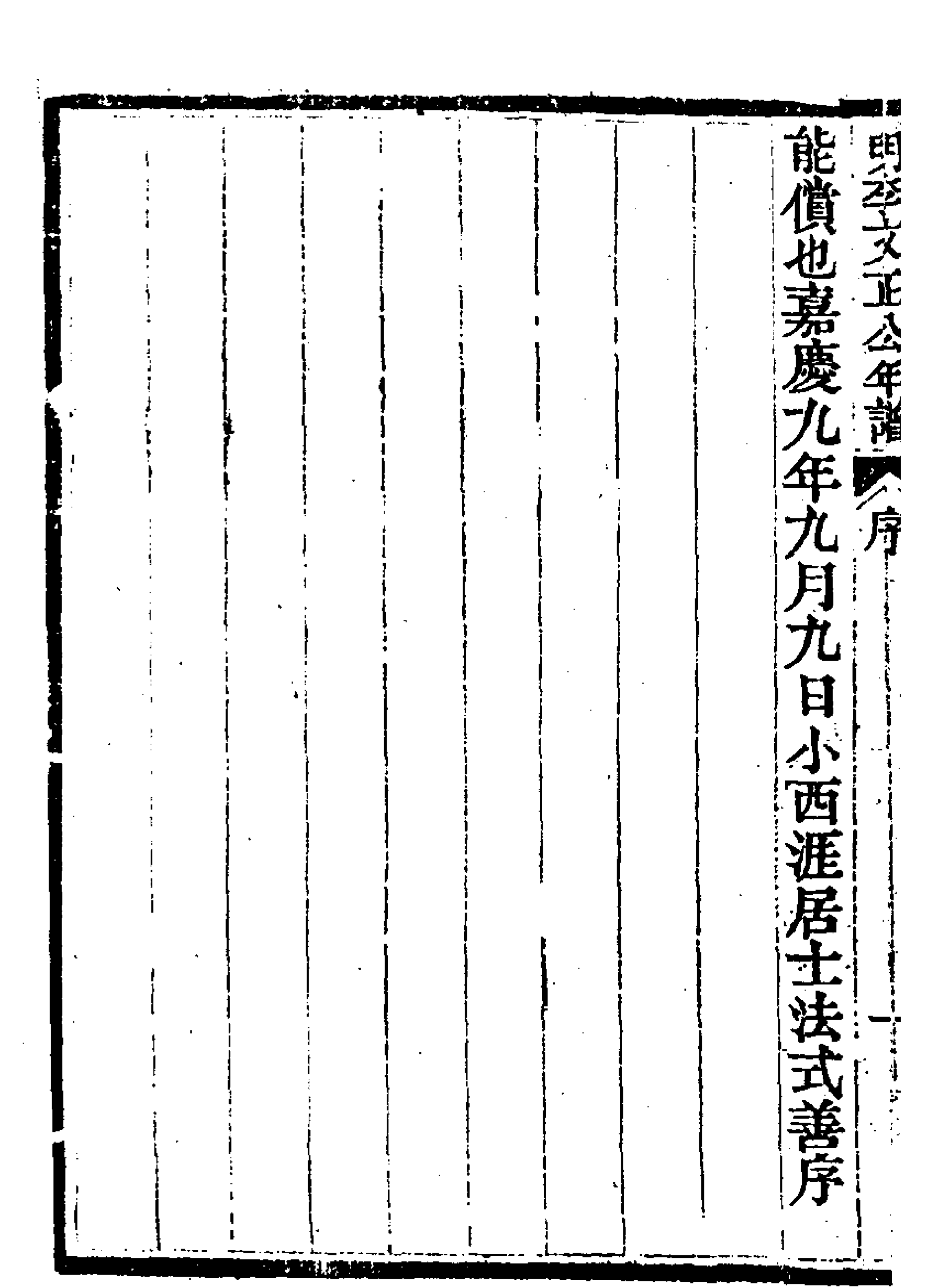
明李文正公年譜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涯翁生平心迹余嘗於詩文中數數及之年譜之輯始意主簡核愓甫既序刻於揚州綴以拙文復據麻太夫人九十壽言冊證紀載之有訛失愓甫雄才卓識其言或不誣余適來修書　殿閣逸文秘本往往而在因備採涯翁事實釐爲七卷重鋟板於京師或且以徵引繁富爲嫌然使識涯翁議涯翁者皆有所折衷焉此固區區用心之所在與世所傳懷麓堂集本校刋殊不精漫漶已久余欲刪其重複一其體例合前續稿甄綜之仍釐爲百卷付剞劂氏年譜當附後以行未知此願何日



能償也嘉慶九年九月九日小西涯居士法式善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別時帆忽又五年陶山還自京師得所輯明李文正公年譜屬余往來時帆家累嘗過所謂西涯者相與劇譚文正遺事文正與先文恪公偕相明武宗劉瑾之難先文恪公與劉謝諸公後先皆罷而文正獨留當國低佪久之文正始固與諸公同心旣而不終然先文恪公晩所著譜或稱賓之文學或略其道自餘諸公於文正皆然不徙推見諸公忠厚亦有以知文正生平雖不見與於清議實有見諒於諸公者蓋公之留未始非欲爲姚崇之應變不自遂乃成胡廣之中庸天下讀懷麓遺文

常以是惜其人而哀其不幸年譜義從稱美時帆蒐采旣博陶山續加釐訂其行事爛然具在使公所嘗見諒當時者幷可白諸來世時帆以居近陶山以同鄉二君敦雅其風尚自非一世所有要其端皆感發於文章然則文章之載於人心而不可亡又有非相業所可同論者在耶公卒於正德先文恪公卒於嘉靖今皆三百年懷麓震澤兩家遺集俱誦人間獨懷麓無阯可尋墓祠茫昧皆待時帆以發之吾家怡老之園清蔭之堂雖幾就廢然庭中怪石所刻勝朝黎獻之文牆背高松依然前代風霜之色所謂賓之題墨往往在楣軸間淋漓如

濕余誠無所肖似猶獲助二君以增删勘定其間執筆
爲之序其於文章氣澤之傳家門榮落之感爲之軒眉
爲之揮涕又有非二君所及知者矣嘉慶八年冬十月
朔日長洲王芑孫書於揚州之樗園

序

吾鄉李文正公事明孝宗武宗爲宰相不幸遭劉瑾李廣亂政公居其間調護善類所全實多世或議公與衆君子同其進不能與衆君子同其退然功亦在此衆君子以名益其功文正以功益其名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固有待於論世知人者矣公文章詞翰照暎當時懷麓堂集至今在世學者讀其言而哀其遇未嘗不想見其人其風流藹被自宜有曠世相感者時帆先生居近西涯考尋遺蹟表公之墓復公之祠爲公作生日補圖詠不一而足比者仲晁入都訪先生於詩龕又

出所輯公年譜以示衷諸正史合諸本集旁摭稗編蒐羅佚闕無所不備遂覽公生平出處以若憂虞悔吝歌哭娛遊顯顯皆在目前蓋先生博學無方其於曩賢墜緒惻心勤力有如是者然先生獨以居近西涯慼傷湮墜猶且若是矧仲晃以鄉閭晚進後公三四百年一旦覩公年譜之成其於小雅詩人悠悠我里之思當如何矣乃從先生乞得持歸江南先生亦屬余更爲勘理會吏事敦迫居恒卒卒略加增省并錄先生所作西涯考及墓記祠記於後而登版刻行之俾將來考者惟先生於公有曠世之感仲晃於先生又有並世之幸相與求

公行事輯爲茲譜於以見功名與世俱逝獨文章之感隨世而存世之讀是譜要豈無窅然長思而快然得公於議論之外者哉

嘉慶癸亥秋九月長沙唐仲冕書於海州官舍

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則謝曰我職者[illegible]何盜

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僞其肉[illegible]母[illegible]

刀寘盤上鏗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瘢[illegible]之

遷居海子之西涯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東陽父金

吾衛軍徵時爲渡子日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

然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饋食復歸膳翁姑耳

李聞言憫之遂卻其渡值他日遇一叟告曰汝有善

念汝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因指一山曰是

中有白狐臥處汝可潛舉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果

見白狐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

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葬之明日以告叟叟曰倏
狐起自去乃佳爾今驚去當中衰然汝子不失三公
後西涯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公竟無嗣劉侗帝京景物畧同
按三命通會載公生丁卯丁未巳巳乙亥又丁卯丁
未癸亥巳未譜以英宗實錄六月辛酉朔當從前說

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

四歲　本傳四歲能作徑尺書景皇帝召試之賜果
鈔　陵廸知名世類苑東陽四歲能作大書順天府
以神童薦入見文華殿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腳短李
高聲答云天子門高上命給紙筆作麟鳳龜龍字抱

遺賸上賜上林珍果及內府鏹寶帝京景物略同

三年壬申

六歲　景皇帝召見

四年癸酉

七歲　次弟東山生　懷麓堂集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墓誌銘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藉公啟廸稍長因公爲外傅從之遊食飲于公數年

五年甲戌

八歲　名世類苑上召見李東陽試講尚書益稷篇

惟荒度土功大義命隷京庠復賜鈔果

六年乙亥

九歲　三弟東川生

七年丙子

十歲　母劉太夫人卒　懷麓堂集哭弟東山詩注

先孺人棄世時東陽十歲山四歲川僅兩歲耳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十一歲

三年己卯

十三歲　四弟東溟生繼母麻太夫人出

六年壬午

十六歲　順天鄉試中式　館閣漫錄八月庚午命翰林院修撰陳鑑劉宣爲順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京闈同年會詩序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試者百三十有五人

七年癸未

十七歲　會試中式　館閣漫錄二月戊辰大風試院火舉人死者甚衆禮部以聞上命改試於八月八月甲午禮部以會試請上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官　懷麓堂集貧

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章公神道
碑公姓章氏諱軒字士昂天順癸未公分考禮部東
陽與今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皆在選
八年甲申
十八歲　選庶吉士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
十九歲　授編修職　館閣漫錄八月辛丑擢庶吉
士李東陽為翰林院編修仍舊譯字
三年丁亥
二十一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八月丁巳

進英宗皇帝實錄賜稽考參對官編修李東陽等人白金二十四兩文綺二表裏羅衣一襲各升俸一級

六年庚寅

二十四歲　官翰林院編修　懷麓堂集是年有送四川按察副使彭君序　送周揚州序

八年壬辰

二十六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二月甲戌編修李東陽乞歸展墓許之　懷麓堂集南行稿序成化壬辰歲二月予得告歸茶陵奉家君編修公以行至則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處士府君之墓既合

族序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末入見於朝蒞
閩七月而畢事　留別京中諸友詩近奉綸出九
天遠從閶闔望羣仙雲霄別路八千里江漢歸心二
十年舊壠松楸還楚地故人詩話滿吳船微官未敢
輕離思不待秋風櫂已旋　荷木坪二十韻高祖處士府君
墓　恭言奉明詔祭告返鄉國路入茶溪深居人耿蕭
瑟茲坪我所志先壠舊封殖荷木生其旁松江瀉其
北從戎始北征家業隨蕩析吾祖懷故居臨終涕沾
臆遺言在孫子夙夜常警惕高秋下霜露展轉不安
席還歸實父命錫類荷君澤良辰展樽俎再拜掃榛

棘縣令具牲醪諸生走冠幘伯叔在我前子弟侍我側燎帛薦馨香樹碑紀名德安能耀泉㝠庶用表里邑巢枝羇鳥性宦海流萍迹古人重水木輿豈在泉石眉山有遺恨潁水非仁瀦糾結勞中心驅馳歎行役微官念廉監戾止遑宴息明發登長途徘徊更悽惻

麓堂詩話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將未始識也蕭海釣爲致一詩曰京華旅舍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陛辭日見

考官彭敷五爲誦此詩戲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爲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醲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懷麓堂集盈女生日 時其母亡一年矣 習笑應全解逢生也自憐長安閨裏月誰抱倚欄杆

十年甲午

二十八歲 陞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哭舍弟東川詩註甲午正月川亡 館閣漫錄十二月庚寅陞編修李東陽爲侍講仍支原任俸加一級以九年任

滿也

十一年乙未

二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姚孟栗墓誌銘　六月子兆先生　哭弟東山詩注乙未十月岳氏妻亡醫戒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薾形日就憊醫謂爲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悵問

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予無乃有憂鬱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葢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憊非惟醫不能識而予亦忘之矣於是括舊藥盡焚之悉聽其所爲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瘥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鄉不此醫之値而徒託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于憊而莫之悟也因錄以自戒

十二年丙申

三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成

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　哭舍弟東山詩

注丙申五月山亡

十三年丁酉

三十一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賀陳先

生誕孫詩序　送施彥章通判黃州序

十四年戊戌

三十二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慶成宴有

述殿庭開宴引千官拜舞親承萬歲歡坐擁日華看

漸近酒傳天語欽教乾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青雲舊

侶班相望白雪非才和豈難十五年來無寸補一心

惟有向時丹　春闈校文有作呈諸同考省闈分職
重持衡十載趨陪兩度行滿地奎光天咫尺隔簾人
語夜分明空中萬馬神俱驟海底遺珠夢亦驚科甲
少年今老大恥將名姓託羣英　奉詔育材賦序成
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八人三月策
試於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爲翰林修撰編
修復詔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爲庶吉士
命學士錢唐王公南昌謝公莅教事遵舊典也謹按
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詩曰藹藹王多
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材蓄德爲天下用

古之遺意存焉葢自高皇帝立法創制義精慮遠出於歷代之所不及及文皇帝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第一甲曾公棨等二十八人肄學翰林而周文襄公忱以自陳在列皆上所親擇命學士解公縉莅之而親顧問程試大嚴賞罰之典諸公亦感奮激厲多爲名臣若王文端公直王文安公英李文忠公時勉以及文襄文章氣節材猷勳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材之典於斯爲盛皇上卽位十有五年自甲申至今凡六策進士四舉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某以初科吉士遷國史觀舊章而是科復在禮部濫

同校試今日之事竊與有榮焉　是年有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君玉汝神道碑銘　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戴師文墓表　戊戌冬至初赴朝天宮習儀朝天宮闕路透迤帝遣儒臣下赤墀禮重叔孫縣蕝地恩同文德押班時五更清漏聞雞早十里紅塵恨馬遲館局幸多閒歲月敢言筋力是吾私

十五年己亥

三十三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倪文僖公誄　遊朝天宮慈恩寺詩序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修撰謝君于高以詩約遊朝天宮是夜

雨闕四字于高喜復以詩速客於是編修曾君文甫王君世賞刑部郎中馮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宅和于高韻各二首于高倡爲詩諸君輒和繼各倡一首又輒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內直詩皆如諸君之數已乃爲聯句文甫以事先歸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獨編修楊君惟立以詩報不至翌日始再和焉先是佩之遊慈恩寺與僧瑢訂九日之約預約者郎中李君若虛屠君元勳及予予方有侍講陳君師召之會以舊約不可負預以詩謝之至日與諸君次第俱往沿楊柳灣歷菜園觀稻田臨海子望鐘鼓樓

訪桔槔亭故址留連竟日復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復爲聯句世賞先歸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燭續錄得十首於是合而書之一卷都城之可遊者道院惟朝天僧寺惟慈恩爲勝慈恩卽所謂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視朝天爲尤勝獨朝天以于高主居雖不必景勝殆以人勝也是遊也皆以菊節起興而今歲候差晚所至菊未花諸君之詩若有不能忘情於此者夫歐陽子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以予觀之則所謂山與水者亦寓焉而已若是則今日之景且不必恃地以

爲勝而況物乎噫諸君非好道者耶出處聚散之倚
張弛之義葢于是存焉則是詩也不可以不書也是
爲序
十六年庚子
三十四歲　官翰林院侍講爲應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會合聯句詩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校文畢卽事呈洗馬羅先生明仲詩　徐州洪蘇墓
字書坡老石刻後序　金尚義墓誌銘
十七年辛丑
三十五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兵部郎

中喬君墓誌銘　家君以詩戒夜歸因用陶韻自止
辛丑十二月望日　吾生苦多欲有戒方一止胡爲省身戒又
落多言裏古人不遠遊此義聞孔子又聞父母年可
懼復可喜向來風雪夜偶闕問居起嚴訓當過庭微
辭有深理爲憐僮僕勞當以人視已仁哉長者言爲
利斯溥矣內觀愊惕若若在深淵涘朝出莫必歸盟
言今日始　先考誥命碑陰記云東陽嘗雪夜歸自
外不忍斥責遣孫兆先致一絕句云朔風凜凜雪漫
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
夫寒東陽自是歸不敢到夜戒之終身

十八年壬寅

三十六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觀懷素自序帖真蹟來原博太史吾鄉上人老藏真揮毫作字精入神金書石刻世已少況乃練素隨風塵大江東南天萬里流落數題驪龍珍百尺高門若深海屢紐欲入茫無津吳公好古得奇貨傳借數手來鄉鄰後堂開扃許坐我展卷故覺情相親嗟予生晚見亦晚三十六年空復春蘇黃二老尙莫覩猶喜末乏前生因向來摹本已醜似昔見其影今其眞臨池對影不自恧塗抹欲效西施顰願携紙墨就几格亟往不避

僮奴嗔餘光束壁幸不惜且復照我西家貧請君勿返連城璧留待他時藉簡人　除夕書懷壬寅十二月時已買太僕巷屋夜坐高堂燭屢移老親憐在祇嬌兒貧甚苜蓿堆盤少長覺屠蘇到宴遲缺二字驚花催客缺一字早看冰雪與春辭明年又卜新居去應憶城南守歲時

十九年癸卯

三十七歲　擢翰林院侍講學士

二十年甲辰

三十八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班

二十一年乙巳

三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堂集有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士常墓誌銘

二十二年丙午

四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為順天鄉試考試官

子兆同生　懷麓堂集成化丙午五月十日東閣曉臥夢人以一男相餽六月九日初度得男家報至閣中其事始驗志喜二首傑直金坡筆硯餘忽傳芳事滿庭除官曹倘憶占熊夢仙島何曾礙鶴書三日

爾孫翁獨喜（余弟溟亦得男）四旬初度我還如厚錢未作通家會織翠先過長者車坐撫新雛一笑餘勝從壹省得新除閒門最隱堪旋馬舊業雖貧尚有書貴賤人生真漫爾賢愚天意定何如渠兄漸長資猶劣壯日誰牽服賈車

順天府鄉試錄序

順天府鹿鳴宴後有作

二十年前宴鹿鳴京闈何意此持衡官廚飽後心長怍天語來時夢亦驚敢謂文章眞妙選極知榮寵是虛名賓筵既醉皆君德擬賦周詩竟不成

問白髭

毛髮有白黑遲速亦有時我年四十彌誰遺白我髭謂予夙多病或者煩憂思髭生本髮類我髮

胡未知人言白可拔拔白將何爲或言黑可返借問返者誰髭乎苟能言耶以解我頤　十二月辛丑以父喪去任

二十三年丁未

四十一歲守制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一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孝宗宏治戊申訖宏治乙丑計公年五十有九歲

孝宗宏治元年戊申

公四十二歲守制　館閣漫錄閏正月丙寅朔修憲宗皇帝實錄召南京翰林院侍讀曾彥楊守阯給假左諭德林瀚侍講謝鐸編修張元楨江瀾丁憂侍講學士李東陽右諭德陸簡編修梁儲劉忠鄧焲張天瑞檢討楊時暢馳驛赴京　二月已未先是以纂修

先帝實錄起復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充纂修官

至是東陽上疏乞服闋疾愈供職從之

二年己酉

四十三歲　免服補原官加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

懷麓堂集作族高祖希遽先生墓表　有宏治已

酉十月恭陪茂陵禫祭途次荅謝方石贈別詩

三年庚戌

四十四歲　官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宏治庚戌三月十五日殿試讀卷東閣次

都憲屠公韻闈闥門深紫殿春先朝舊典一時新文

章妙極寰區邇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珍祥非物寶天將吾道付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遥見鑪香上玉宸十七日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龍虎榜中新得士鳳凰詔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合御筆紅批卷未開跪捧案香當北面步隨仙躅下中台鑾坡兩度沾恩宴猶憶先臬荷賜杯十八日聽傳臚有作金蓮影與緋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八語聖朝羅網盡豪英十九日恩榮宴席上作豫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

晝下倚書履風日晴宜進士巾闕撤漢科三日戰苑看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時頭白猶是當年獻策身

奉樸庵先生書東陽自服闋來再入史館又云今年四十有四鬢且半白矣

四年辛亥

四十五歲　官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堂集有兩畿錄刑詩序　館閣漫錄八月丁卯上表進憲宗實錄是日賜纂修兼校正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李傑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等人白金三十兩文綺三表裏羅衣一襲升李東陽爲

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五年壬子

四十六歲　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懷麓堂集宏治五年五月初四日進講孟子

六年癸丑

四十七歲　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為會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癸丑會試錄序　癸丑閏五月七日見蝗詩云西日照城東飛蝗忽蔽空聲如挾風雨勢若走兒童老眼何曾見殘年未擬豐憂勤正雲漢佐默可能通　本傳旱災求言李東陽條摘

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　唐鶴徵輔世編會久旱求言東陽奏曰臣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詞奧義未易悉陳嘗慕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諭識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陳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慙飽食臣之瘝曠實有過之近臣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

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宏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綠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此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為卷冊以備觀覽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為

作舍道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成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於意誠意誠必先於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轍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慮鑑興亡王嚴叟因侍講進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保和暇即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繙閱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

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憊嗟怨不堪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償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爲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旣降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物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

殆盡繼以人內荊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廠林木已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貴苟據圖按籍計日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內可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急於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

泛差役逾額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
乃萬事根本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
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
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
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
帝載在五倫書蓋將爲萬世法也願陛下遠稽前代
近法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竊見山東等處災傷已
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
惟京儲固重歲給尚羸若限數借撥量價糴賣計歲

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次倉納分令收糧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以俟豐熟糴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在糶糴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況運軍貧窘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逃還覺息以圖後功未必無益也

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竊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勢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縣歲月冤號之聲震

勤遠邇夫生齒既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以除官有冊籍者上俟處分稱爲空閒更不賜許使陳請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譁鬨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變賊截路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固緣紀律不撿事出意外實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戶漸耗有

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官軍土兵尙皆可用惟糧爲乏近歲頗豐請下撫臣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慰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愼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尙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

案旁引醫症縱令事覺秪以因公還職於是無人重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蹔謾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勘乎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榜訊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

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
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
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
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陛
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
徐鏞等次第敘遷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爲堯舜
復出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
君旣示磨礲宜加扶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
蒙恩旨令該部看詳竊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

爲私謀未蒙湔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肯以言得罪之臣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旣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肯此一二人於後以答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竊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尙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爲勝負此風旣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

凡懷挾仇忿故爲誣衊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
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爲講道之地與朝署不同故
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
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
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日講
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
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
筵以來未嘗有此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
御史三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
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

文侍講蔣袞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
責糾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
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
事臣愚以爲經筵之職較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
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
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炤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
得糾劾以仰承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上命所
司議處以聞　懷麓堂集學士柏詩序翰林後堂之
後有雙柏焉學士竹嵒先生所植也先生當天順甲
申奉詔校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八人之列後三年

爲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兹柏其初僅三尺强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於葡被召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柏已踰二丈鬱然對峙其風致不減於前而幹格有加宏治癸丑東陽爲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士

七年甲寅

四十八歲　擢禮部右侍郎專管內閣誥敕　懷麓堂集三月二十六日進講孟子　八月十六日二十六日九月十一日十四日俱進講　作南京太常寺卿陳公菖神道碑銘

八年乙卯

四十九歲　官禮部右侍郎供事內閣　館閣漫錄

二月戊辰李東陽疏辭內閣之命上不允　輔世編

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曾

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

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

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實大宜勿聽　次

子兆同殤　懷麓堂集作詹事府詹事贈禮部侍郎

陸公簡墓誌銘

九年丙辰

五十歲　官禮部右侍郎充廷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有進士題名記　日下舊聞宏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撰文　按宏治十六年公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題名碑記或即是年補作故與丙辰年不合

懷麓堂集宏治九年四月初七日進講孟子　四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三日十月初八日俱進講　作戶部左侍郎吳公原道神道碑銘

十年丁巳

五十一歲　官禮部右侍郎　懷麓堂集有宏治丁巳春丁代祀孔子廟廷詩　館閣漫錄三月戊申勅大學士李東陽與修大明會典　甲子經筵畢上遣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出各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擬批以進上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或刪一二句中有山西巡撫官本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

倩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揵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旣又指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因命左右賜茶而退蓋即位以來宣召顧問自此始云　輔世編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被寵東陽會同官上疏極言其非時武州知州劉遜逮繫科道連名申救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捄之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　館閣漫錄八月已未命李東陽之子兆先爲國子監生從其請也　懷麓堂集作金華府鄉賢祠記

十一年戊午

五十二歲　輔世編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懷麓堂集　宏治十一年九月初二日經筵春坊亦開講車駕復臨幸焉文華紀事詩云兩筵開共及嘉辰三度文華集講臣鶴駕暫停當殿午龍顏一顧滿堦春經傳聖學淵源近地接天家雨露均明日宮壺叨拜賜願將涓滴報皇仁

館閣漫錄十月乙亥曉刻上遣太監蕭敬召內閣臣于左順門宣旨曰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聖祖母徹旦不寢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時大學士

劉健有事於山西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皇上問安親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宣鴻臚寺免朝一日 十一月癸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以清寧宮災引咎乞致仕上不允 懷麓堂集亡弟東溟壙誌銘嗚呼吾弟乃遽至此極也吾同父兄弟四人東山東川出先母劉淑人今弟東溟乃今母麻太淑人出也劉母早棄養山川以次第俱夭及吾父見背時吾弟尚幼今其年纔四十而遽死也 內閣行實清寧宮災李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慢天之說或以天

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惧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釋囚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熒惑聖心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綱紀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又召能仁寺僧人入大內慶讃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之翰世編同

懷麓堂集作重建茶陵州學記重建深州廟學記

十二年己未

五十三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充會試考試官　館閣漫錄正月乙酉大學士劉從李東陽言日者監生江瑢奏近來災異數見皆由臣等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疾能排抑勝己所致仰惟我太祖定制雖不立宰相而太宗以來專任內閣委以腹心俾參機務與諸司異誠不可處非其人臣等俱以庸愚濫膺簡用才小任重勉強支持夙夜徒勤分寸無補頃因災異引咎乞休仰承優詔未允罷歸及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奏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項官員違章累牘至再至三節奉聖斷照舊存留不動其間所言枉曲者固有得實者豈無其人

差悞者不之切直者亦所嘗聽而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開國至今未有此事是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綱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懷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揆之理勢殆有由然若其言之當否意之公私則有聖明在上公論在下臣等但知省身思過亦已退郵其他且當闢之推賢讓能庶官乃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大臣常分亦臣等素心方今英俊滿朝實多勝已豈可久妨賢路以干誤國之誅上曰朕以卿等調元輔導豈因小人非言輒便求退不允所辭宜

安意辦事江瑢排斥大臣錦衣衛逮送鎭撫司究問

十三年庚申

五十四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四月壬子兵部擬罷張懋等兵柄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懋等諸疏顧問以次裁決丙辰上復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裁決仍命司禮監具紙筆手勅行之　懷麓堂集庚申郊壇分獻得星辰一壇星壇東望隔重城複道西來步月行萬里煙雲春散斂一天經緯夜分明山河地迥非塵界金石聲

高徹太清分薦禮成頻拭目盛時方仰泰階平

十四年辛酉

五十五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五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兩以疾辭位至是復上疏懇乞致仕上曰卿引疾乞休已屢有旨不允宜勉起供職毋再固辭　八月丁未釋奠先師孔子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行禮先是遣大學士李東陽會東陽有子兆先病以喪告改命寬上特遣太監甯誠至東陽家慰諭賜銀五十兩爲兆先賻令治喪畢速出供職　懷麓堂集作兒子

兆先墓志銘　朱景英年譜兆先字徵伯西涯先生之子也生十餘歲能爲詩古文辭以蔭爲國子生年二十七天天子爲致賻焉娶五經博士潘辰女亦能詩後徵伯六年卒

十五年壬戌

五十六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八月乙丑繼子兆蕃補蔭爲國子監生從其請也　十一月丁丑以東宮講讀勞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

十六年癸亥

五十七歲　纂修大明會典成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乙巳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賜蟒自此始　懷麓堂集癸亥除日落一牙追次韓韻示諸生衰年重調攝食飲藉牙齒齒疏牙亦落此事但何已物象榮乃枯氣淺行必止終應讓舌柔幸免爲脣恥存者內還生落者骨先死憶當將落時疾痛任屬已及其既落後如拔石墮水石猶在水中地復非水比飄然無著處竟與風花似人生亦花類計此眞誤矣

昌黎落六七我亦安足紀五十非遠步百步行可指我牙信已衰我齒鍵何恃身手將無同齒也聊復爾浮危每自累頓脫驚相覩歲除甲子窮除舊亦可喜百骸念全歸萬事難具美吾當愼其餘告汝二三子

十七年甲子

五十八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閏四月辛酉朔重修闕里廟成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立碑

懷麓堂集有祭尼山廟文謁尼山廟詩　本傳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

亢[illegible][illegible]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鍬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窮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

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挖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京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雖[illegible]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庭貴戚者輒為掣肘累歲經將俱見遲能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前後所

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令悉付所司 館閣
漫錄五月甲寅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以災變乞
休致上曰災異示戒正宜上下交修卿職司輔導方
切倚毗豈可求退所辭不允 己未李東陽復上疏
乞休退上曰朕方圖新政理卿宜盡心匡輔毋再引
咎固求退休 十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 辛巳李東陽復乞致仕不允 懷麓堂集作
紀行雜志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復畏吾村舊
塋告先考墓文 遷葬告先考文 將合葬告先妣
文 合葬告先考妣文 安葬告兆先文 遷葬告

曾祖考妣文

十八年乙丑

五十九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十八年正月大學士李東陽以病在告滿三月移文欲如例住俸戶部爲請上命俸不必住令安心調理　治世餘聞宏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上召至煖閣徤等奏曰今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鹽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徤等因極

諭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上曰夾帶弊誠有之𨒅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𨒅因奏曰臣聞國初行茶馬法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

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上思治勵精如此　五月庚寅上大漸遣司禮監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東暖閣上燕服坐御榻上健等八叩頭問安上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而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幸寬心調理上自敘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記錄

於是太監扶安李章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榻前陳
覽蕭敬李榮跪床下上命義書曰朕昔侍太皇太后
宮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爲后於
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正位東宮年已
長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虛可於今年舉行皆逐句宣
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䜣手曰先生輩輔
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先生輩可
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䜣等皆欷泣
對曰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皇上寬心少慮
以膺萬福語久玉堂漸清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後

數百言不能悉記時距升遐僅一日云 六月己未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皇上嗣登寶位賞臣等
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近聞戶部奏減親王及文
武官員例賞而臣等獨受厚賜心實不安請辭免上
曰此先朝故事勿辭 辛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
遷復辭登極賞賜不允 七月戊戌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左柱國食正一
品俸與誥命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李東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謝
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健等合疏懇辭不允 八月

乙丑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仍錫己身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誥命　十二月丁巳修孝宗皇帝實錄命大學士李東陽爲總裁　懷麓堂集集句後錄小引甲子之夏予歸自闕里道觸炎暑及冬而病凡三閱月自度疲疾三上疏乞休弗獲幽情鬱思欲托之吟諷而未能者略尋往年故事集古句以自況故舊問遺亦藉爲往復僅得若干篇而諸體略具常檢往年所錄久失去比始得之因再錄後卷并爲帙以藏

葢雖一時情興所至無關大政然戲而不爲虐談而不爲駁感時觸物之意亦存乎其間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